

# 母亲的笑声

◎葛志华

抗日战争爆发的前一年，母亲出生在南通城北约8公里的贫苦农民家庭。全家人守着几亩农田，虽终年忙碌，生活仍十分拮据。外祖父从事农耕，兼做手工业；外祖母操持家务，兼做农活，含辛茹苦地把母亲兄妹三人拉扯成人。但好景不长，外祖母患病不治，英年早逝，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。1949年后，经过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社运动，母亲一家人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观。

成年以后，母亲与时任生产大队总账会计的青年结婚成家，娘家与婆家相隔不到百米。这名青年身材魁梧，浓眉大眼，声音洪亮，小学毕业，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是总账会计的不二人选。3年后的1963年就生下了我，以后又有了弟弟妹妹。在父母及祖父、祖母的庇护下，6个子女相继成家立业，有的还成为工作骨干。7个孙辈大学毕业后也都陆续成家立业，有的已成为业务尖子。第四代正在茁壮成长。四世同堂，其乐融融，好一幅“家和万事兴”的图景。

母亲从未上过学，只在人民公社的农民夜校听过课，识字不多，自己的名字也写不全，但母亲识事，说到天文地理、风土人情头头是道，言及为人处世、婆媳关系则自有心得。

母亲心地善良，生活十分节俭，别说穿金戴银，就连新衣服也舍不得做、更舍不得穿，有好吃的食物总是让给子女，自己则是粗茶淡饭，能将就就将就，但对外地来的逃荒者则比较大方，宁可自己少吃一口，也不让别人忍饥挨饿。母亲性格内敛，从不喜形于色，再大的困难自己扛着，天大的喜悦也深藏不露。但有几次例外，我至今仍记忆犹新。

一次笑声出现在我考取大学的那一刻，母亲拿着录取通知书，脸上洋溢着笑容。“文革”结束后恢复高考，考上大学，对农村孩子来说，无异于“鲤鱼跳龙门”。但高考又异常激烈，用“千军万马过独木桥”来形容绝不过分。虽然我从小成绩不错，一直担任班干部，年年都是三好学生，但小学与初中都处在“文革”期间，真正学到的知识十分有限。农村中小学师资又不及城市，虽然这些老师十分敬业，但教学水平参差不齐，能否考取大学心中没底。加之，1980年高考人数高达333万人，录取人数只有28万人，录取率为8%。面对异常激烈的竞争，年过不惑的母亲开导我说尽力就行，压力不要太大，考不取就再复读一年。我在兴仁中学参加高考，如愿以偿地成

岁月  
流金

为我家也是全村第一名大学生。当邮递员到我家送达录取书时，内敛的母亲脸上露出了笑容，爽朗的笑声绕梁三日。母亲的笑声中有欣慰，更有希望，一直印在我的心中，照亮我前行的道路。

多年以后，我曾写《梦回一九八〇》一文，记录了这段难忘的岁月，定格了母亲那张幸福的笑脸。大学毕业工作3年后，我又考取了硕士研究生，成为同龄人中为数不多的受过完整国民教育的幸运儿。工作期间，我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，紧紧抓住各种有利条件，锲而不舍地从事学术研究，并取得点滴成绩。花甲之年，在即将退休之际，我又收到多所大学的聘书，担任智库专家，续写学术研究的新篇章。

又一次笑声发生在农村改革后，母亲带领子女收获水稻时，疲惫的脸上写满笑意。母亲出生在旧中国，生活困难，饱经风霜，加之又生逢乱世，驻扎南通城的日伪军时常下乡“扫荡”与“清乡”，受尽了苦难。1949年后，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。但在大办食堂与三年困难时期，母亲也时常挨饿。几十年以后，母亲仍对“瓜菜代”“浮肿病”等仍有余悸。在人民公社体制内，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起早贪黑，甚至大年初一也要下地劳动，但日子仍不宽裕。我父亲担任大队总账会计与支部书记，但母亲从不以干部家属自居，时时处处带头，克服子女多的困难，一度成为“五领先”积极分子。我爷爷是退休工人，父亲为大队干部，家里又养了猪、羊、鸡、鸭等，生活条件比一般家庭要好一些，兄弟姐妹没有挨饿受冻的经历，但日子相当拮据，所穿衣服是“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”，往往老大穿了老二穿，所吃食品多为粗茶淡饭，只有过年才能吃得好些、穿得新些。盼过年成为兄妹六人的共同心愿。

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农业的生产经营适应了农业产业特色与家庭特点，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，加之风调雨顺，农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升，家庭生活水平大大好转，1985年，我家就住上了楼房。我在读大学期间，每年暑假都要在自家承包田里给水稻打几轮药水，有次甚至中暑。但功夫没有白费，在母亲等家人的精心培管下，农作物长势良好，丰收在望。望着沉甸甸的谷穗，看着白茫茫的棉花，守着硕果累累的果树，母亲脸上的愁云一扫而光，又有久违的笑声。这笑声中有丰收的喜悦，也有对“三农”政

策的拥护。丰收对一个饥饿经历的人来说，是何等幸福的事情，这种发自内心的笑容与广播电台播放的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的歌声融为一体，形成一种无形的力量。

母亲没有文化知识与理论水平，自然无法从学理上弄清家庭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体制的异同，但她的感性认识是朴素的，深知新体制给了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、农副产品处置权、职业选择权，顺应了民意，解放与发展了农村生产力，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唱出了广大农民的心声。母亲的感性认识与父亲毕生从事农村工作的经历，成为我研究“三农”的起点与动力。几十年来，我围绕现代化与“三农”、农村基本经济制度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、乡村振兴等课题，先后发表了200多篇论文、出版了11部著作，论文被反复引用，有的书一版再版，有的书被译成外文，这些既是母亲笑声的激励，也是对父母的回馈。

再一次笑声发生在母亲的生日宴上，母亲的开怀大笑感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。母亲生于1936年，年轻时患有气管炎，不时住院。我订婚那天，母亲还在挂水。70岁以后，母亲得了几场大病，动了3次手术，但治疗及时，顺利康复。这就是好人一生平安。现在母亲年近九秩，但耳聪目明，除记忆力下降与腿脚不利索外，生活仍能自理，体检指标大多正常。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宝。今年春节期间，兄弟姐妹商定农历六月初十母亲生日那天办个生日宴，邀请亲朋好友聚一聚，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，祝福母亲健康长寿，期待母亲更爽朗的笑容。

在那个夏日炎炎的傍晚，四代人如约而至欢聚一堂，市区一家酒店包厢内六桌人其乐融融，欢声笑语，一起为九秩老人祝寿。当《祝你生日快乐》的歌声响起时，礼仪小姐送上生日蛋糕，子女点上蜡烛、送上祝福语，母亲许了心愿。礼仪人员表演节目时，现场的小朋友也尽情歌唱，母亲受到感染，一边有节奏地拍手，一边开怀大笑，现场的掌声也经久不息……虽然母亲的笑声里有岁月的痕迹，但依然充满着生机。这时，又有人用手机播放歌曲《母亲》。阎维文音质纯正甜美、情感表达到位、气息与共鸣运用得当，加上入心入梦的歌词，犹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，越听越有味，越听越想听，“不管你多富有，无论你官多大，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忘咱的妈”。歌声、笑声与掌声接连不断，感激与祝福此起彼伏，室内的灯光与室外的月光交相辉映，把生日宴推向高潮。

期待母亲有更多的笑容、更爽朗的笑声。



## 水上春秋

◎姜海

## 藿香味的夏天

◎余慧

芬芳  
一叶

藿香可泡茶、可入药、可入馔。有古诗云：“碧叶衬紫花，天涯亦为家。莫言乡野物，可作丹与茶。”写的就是藿香。时至今日，藿香依然散发着其独有的味道。

在老家小镇，家家户户栽植藿香，旧搪瓷盆、破瓦罐、缺了角的花盆，院子、街角、花坛里，随处可见。到了夏末，藿香的叶片由嫩绿转深绿，渐渐地，开出穗状紫色小花，结了籽，自然凋落，有的掉在盆子里，有的落入泥土中，有的随风飘远。不用担心，来年它们会长得更茂盛。

藿香像老街的孩子一样自由生长，繁茂而浓郁，那碧绿的颜色和特殊的味道成为江海平原小镇上盛夏的一种符号。藿香以其独特的辛香和清凉爽利，是不花钱的最佳防暑凉茶。

儿时在老街的小院里，盛夏的早晨，太阳已经很辣，地面晒得发烫，祖母早已烧好了开水晾着，等水自然凉了以后，抓一把洗净的藿香扔进去。大人孩子们一回家就捧起大凉杯，咕嘟咕嘟一口气下去，瞬间感觉清凉了不少。藿香还有顺气的功效，肠胃积食不畅了，一杯藿香茶下去也会缓解很多。

我大学毕业到城里工作生活，曾从菜市场买回一棵藿香，想着这样就可以随时泡藿香茶喝了。它被栽在精致的花盆里，像一盆观赏植物那样。没想到才过了几天，藿香叶子就打了卷，后来竟然生出了虫子。有种植经验的朋友告诉我，藿香这样的野生植物喜欢室外通风环境，通风条件不好就容易生虫。想来藿香非“盆中之物”。

孩子的爷爷奶奶在他们居住的小区楼下和楼顶花园都种了藿香，隔几天就采摘了送过来，每年夏天我都给孩子泡藿香茶喝。孩子上大学后去了北方。爷爷奶奶将藿香叶子自然风干，像茶叶那样，装了满满一罐子，让我们寄给孩子。千里之外的孩子又喝到了来自家乡的清凉藿香茶。

除了藿香茶外，还可以做藿香鲜虾饼、藿香豆沙饺、藿香鸡蛋饼、藿香蛋花汤来吃。

藿香鲜虾饼是夏天特有的美味，是母亲的“拿手绝活”。当天摘取的藿香嫩叶，虾必须是长江里的小白虾。藿香叶子切得碎碎的，撒在调好的面糊里，加少许盐；小白虾过一下开水，加入调味料，捞起备用。小白虾皮薄，肉质细嫩紧实，虾皮含有丰富的钙质，用油炸过后嚼着很香。平底锅里放植物油，等油慢慢坐热，舀一勺面糊，在锅底慢慢铺开，摊成扁圆形。三五分钟，一只藿香鲜虾饼就成了。一定要吃刚出锅的藿香鲜虾饼，热乎乎的面饼新鲜暄软有嚼劲，藿香叶子依然碧绿水润，小白虾也还是鲜嫩美味的。

藿香豆沙饺，亦是夏日限定美味。藿香叶子为“饺子皮”，红豆沙为馅儿。用掌心托住一张藿香叶，捏一小块圆圆的红豆沙放上去，轻轻包裹起来，在糯米糊中“拖”一下，放到热油里炸到表面微黄就可以出锅了，黄灿灿的外皮、绿滴滴的藿香叶子、紫旺旺的豆沙，惹人垂涎。短时间大火热油加持，使藿香愈加散发出其独特的香味，“饺子皮”外酥内糯，红豆沙幼滑甜润，趁热咬一口，嘴巴里弥漫着清爽、香甜、鲜嫩的气息。

在盛夏稍许聒噪的蝉鸣声中，泡一壶藿香茶，拈几只藿香鲜虾饼、藿香豆沙饺，这个夏天圆满了。